

雪国·古都

川端康成文集

叶渭渠 主编

CHUAN DUAN
KANG CHENG
WEN JI
XUE GUO
GU DU

川端康成文集

叶渭渠 主编

叶渭渠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雪国·古都

川端康成文集

CHUAN DUAN
KANG CHENG
WEN JI
XUE GUO
GU DU

叶渭渠
唐月梅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国·古都/(日)川端康成著;叶渭渠,唐月梅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
(川端康成文集/叶渭渠主编)
ISBN 7-5633-3448-3

I. ①雪…②古… II. ①川…②叶…③唐… III. 中篇小说—
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704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解放路 76 号 邮政编码:276002)
开本:889mm×1 194mm 1/32
印张:8.125 字数:210 千字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17.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致中国读者

川端香男里

壹

川端康成的文学不仅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古典文学、平安朝以后的日本文学的传统相结合,在“新感觉派”起步之初,它同包括现代派在内的西欧文学也有很深的关系。东方悠久的传统与西欧现代派文学的实质联系,对世界的广泛关心,这是贯穿于川端文学的特征。他的这种文学的多样性,是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二十多年后,诞生一百周年在即的现在,才得到世界上广泛的理解。它也是二十世纪文学的特征之一。在以“城市人”为主人公的小说里,他留下了杰作,同时也留下了为数不少的,描写日常与非日常的两种世界微妙关系的作品。正如三岛由纪夫所评论的那样,川端康成是个“永恒的旅行者”,同时也是描绘旅行幻想的名人。他还写了《他者》和为数众多的描写女性的以及深入人物内心世界的作品。

但愿中国读者通过这次翻译出版的《川端康成文集》可以了解到川端文学创作的多样性,以及其文学的趣味性。他向西方学习,但决不单纯模仿西方,而是创造出东方的文学来。但愿读者能体味到川端康成文学的真正价值。

《川端康成文集》(全十卷)问世了。

自1981年我国第一次出版川端康成的《雪国》和《古都》中译本以来,川端文学突破了某些禁锢,在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终于赢得了我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理解和接受,长久不衰。

多年来,我读到从名家到普通工农读者的著文和来函,对川端文学的主流都给予积极的肯定的评价。著名作家曹禺赐函云:“昨日始读川端康成的《雪国》,虽犹未尽,然已不能释手。日人小说确有其风格,而其细致、精确、优美、真切,在我读过的这几篇中,十分明显。”刘白羽著文称赞川端康成“创造了具有日本美、东方美的艺术”,“川端心灵中蕴藏着的日本古文化之美有多么深,多么厚”。许多读者来函都公认川端康成是世界文豪。最使我深受感动的是,一位家住安徽省岳西县美丽乡道中村的农村青年的来信说,他那里“极为闭塞落后,收不到邮件”,他偶然读到川端的作品,经过艰难的道路,与译者取得了联系。他谈了他读川端作品的感想,认为“川端的作品中有一缕缕氤氲首尾的凄凉,构成了含蓄的悲剧美”。

我国日本文学翻译研究界和出版界为在我国译介川端康成文学做了大量工作,赢得海内外人士的肯定评价。日本的学者和刊物就称赞我国译介和研究川端文学的成果“居于外国,包括欧美在内的川端文学研究的第一位”。

NB77A66/OP

我国出版的《川端康成掌小说百篇》是欧美也没有作为单行本出版过的。尽管如此,也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集中出版少数为人瞩目的作品,未能反映川端文学的全貌;二是零敲碎打,分散出版,未能形成系列化。多年来,作为川端文学的爱好者和翻译研究者,我觉得有必要做些工作,以弥补这些不足。1992年访日期间,与挚友、北海学园大学教授千叶宣一先生一起走访镰仓川端宅邸时,与川端义子、东京大学教授川端香男里先生就翻译和研究川端文学诸问题交换了意见。回国后,我将系统出版一套川端康成的丛书的设想告诉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先生们,马上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1994年访日时,与香男里先生会面,承蒙他与川端康成夫人秀子女士亲授版权和惠赐序言。千叶宣一先生将这项事业“作为我们命运邂逅的、永恒友情的纪念碑”,给予我们“物心两面”的支持。

在顾问香男里、宣一和川端康成研究会会长长谷川泉三位先生的热心指导下,本文集与我国读者见面了。在此谨向上述诸位先生以及支持本文集翻译、装帧和出版工作的所有同仁,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文集的主要特色是:

(1)在十卷本的范围,尽可能系统地反映川端康成各个时期的创作倾向,比如:新感觉派时期创作的某些具

有新感觉主义倾向的掌小说,以及《春天的景色》、《温泉旅馆》;回归传统主义时期的全盘继承佛教哲理尤其是轮回思想的《抒情歌》,以及在东方与西方文化交融中产生的《雪国》、《千只鹤》和《古都》等。从而展示川端在两种极端倾向的摇荡中,产生了对传统文学也对西方文学批判的冲动和自觉的认识,认真整理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思想,最终创造出川端文学之美、东方文学之美的历程。

(2)有重点地编选一批过去从未在中国出版的、而在川端文学世界中又占有不可忽视地位的作品,比如《浅草红团》、《美丽与悲哀》、《日吟月吟》、《蒲公英》等中篇小说。这些作品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更立体、更广角的镜头,来窥视川端文学的全貌。

(3)尽量照顾各文学种类,除长中短篇小说外,还选编了掌小说、散文和创作随笔。川端的许多小说都是先经掌篇小说的发酵、酿选,然后提炼、改造而形成的,甚至可以说,他的掌小说,包含了他的小说创作的基础特色和一切要素,是川端全部创作的缩影。所以一位日本学者说,叩开川端文学的钥匙是掌小说。这次以掌小说全集的形式出版,以飨读者。创作随笔《独影自命》记录了各个作品的创作经过和创作体验,它与收入散文中浓缩了川端美学思想的《我在美丽的日本》、《美的存在与发现》、《日本文学之美》一起,从另一个方面提供打开川端

文学之门的钥匙。

(4)有选择地编选了一些有争议甚至争议较大的作品,比如《睡美人》、《一只胳膊》等。过去有的论者对这类作品只片面地列举其表面情节就简单化地加以鞭挞。其实文学都是文化的复合体,如果不从多角度多层次挖掘其文化的深层内涵,包括其传统的审美意识,是很难把握其真髓的。正如长谷川泉所说的,如果有慧眼的人,不必卒读《睡美人》就可以知道里面没有写老丑的东西。全文译介这些作品,可以为文学爱好者提供解决这个问题为基础,以便根据作品的实际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求实的批评。

川端康成是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他们率先将东方文学推向世界。我们评价川端的每部作品得失的时候,不能忽视从整体上把握川端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说,他在东西方文化结合的坐标轴上确立自己的历史方位,挖掘日本传统文化最深层的东西和西方现代文化最广泛的东西,并使之融合,创造出具有日本的美和民族个性的文学,从而使自己的文学立于世界文学之林。正如三岛由纪夫总结川端康成的创作经验时所指出的:“生于日本的艺术家的,被迫对日本文化不断地进行批判,从东西方文化的交会中清理出真正属于自己风土和本能的东西,只有在这方面取得切

实成果的人才是成功的。”(《川端康成的东洋与西洋》)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集的出版只是我国系统译介川端文学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我们还将要耕耘下去,不断地从川端文学的矿脉中挖掘出不仅属于日本的,同时也是属于东方乃至世界的东西。

目 录

雪国..... 1

古都..... 101

雪 国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

一位姑娘从对面座位上站起身子，把岛村座位前的玻璃窗打开。一股冷空气卷袭进来。姑娘将身子探出窗外，仿佛向远方呼唤似的喊道：

“站长先生，站长先生！”

一个把围巾缠到鼻子上、帽耳耷拉在耳朵边的男子，手拎提灯，踏着雪缓步走了过来。

岛村心想：已经这么冷了吗？他向窗外望去，只见铁路人员当作临时宿舍的木板房，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山脚下，给人一种冷寂的感觉。那边的白雪，早已被黑暗吞噬了。

“站长先生，是我。您好啊！”

“哟，这不是叶子姑娘吗！回家吗？又是大冷天了。”

“听说我弟弟到这里来工作，我要谢谢您的照顾。”

“在这种地方，早晚会寂寞得难受的。年纪轻轻，怪可怜的！”

“他还是个孩子，请站长先生常指点他，拜托您了。”

“行啊。他干得很带劲，往后会忙起来的。去年也下了大雪，常常闹雪崩，火车一抛锚，村里人就忙着给旅客送水送饭。”

“站长先生好像穿得很多，我弟弟来信说，他还没穿西服背心呢。”

“我都穿四件啦！小伙子们遇上大冷天就一个劲儿地喝酒，现在一个个都得了感冒，东歪西倒地躺在那儿啦。”

站长向宿舍那边晃了晃手上的提灯。

“我弟弟也喝酒了吗？”

“这倒没有。”

“站长先生这就回家了?”

“我受了伤,每天都去看医生。”

“啊,这可太糟糕了。”

和服上罩着外套的站长,在大冷天里,仿佛想赶快结束闲谈似的转过身来说:

“好吧,路上请多保重。”

“站长先生,我弟弟还没出来吗?”叶子用目光在雪地上搜索,“请您多多照顾我弟弟,拜托啦。”

她的话声优美而又近乎悲戚。那嘹亮的声音久久地在雪夜里回荡。

火车开动了,她还没把上身从窗口缩回来。一直等火车追上走在铁路边上的站长,她又喊道:

“站长先生,请您告诉我弟弟,叫他下次休假时回家一趟!”

“行啊!”站长大声答应。

叶子关上车窗,用双手捂住冻红了的脸颊。

这是县界的山,山下备有三辆扫雪车,供下雪天使用。隧道南北,架设了电力控制的雪崩报警线。部署了五千名扫雪工和二千名消防队的青年队员。

这个叶子姑娘的弟弟,从今冬起就在这个将要被大雪覆盖的铁路信号所工作。岛村知道这一情况以后,对她越发感兴趣了。

但是,这里说的“姑娘”,只是岛村这么认为罢了。她身边那个男人究竟是她什么人,岛村自然不晓得。两人的举动很像夫妻,男的显然有病。陪伴病人,无形中就容易忽略男女间的界限,侍候得越殷勤,看起来就越像夫妻。一个女人像慈母般地照拂比自己岁数大的男子,老远看去,免不了会被人看作是夫妻。

岛村是把她一个人单独来看的,凭她那种举止就推断她可能是个姑娘。也许是因为他用过分好奇的目光盯住这个姑娘,所以增添了自己不少的感伤。

已经是三个钟头以前的事了。岛村感到百无聊赖,发呆地凝

望着不停活动的左手的食指。因为只有这个手指,才能使他清楚地感到就要去会见的那个女人。奇怪的是,越是急于想把她清楚地回忆起来,印象就越模糊。在这扑朔迷离的记忆中,也只有这手指所留下的几许感触,把他带到远方的女人身边。他想着想着,不由得把手指送到鼻子边闻了闻。当他无意识地用这个手指在窗玻璃上画道时,不知怎的,上面竟清晰地映出一只女人的眼睛。他大吃一惊,几乎喊出声来。大概是他的心飞向了远方的缘故。他定神看时,什么也没有。映在玻璃窗上的,是对座那个女人的形象。外面昏暗下来,车厢里的灯亮了。这样,窗玻璃就成了一面镜子。然而,由于放了暖气,玻璃上蒙了一层水蒸气,在他用手指揩亮玻璃之前,那面镜子其实并不存在。

玻璃上只映出姑娘一只眼睛,她反而显得更加美了。

岛村把脸贴近车窗,装出一副带着旅愁观赏黄昏景色的模样,用手掌揩了揩窗玻璃。

姑娘上身微倾,全神贯注地俯视着躺在面前的男人。她那小心翼翼的动作,一眨也不眨的严肃目光,都表现出她的真挚感情。男人头靠窗边躺着,把弯着的腿搁在姑娘身边。这是三等车厢。他们的座位不是在岛村的正对面,而是在斜对面。所以在窗玻璃上只映出侧身躺着的那个男人的半边脸。

姑娘正好坐在斜对面,岛村本是可以直接看到她的,可是他们刚上车时,她那种迷人的美,使他感到吃惊,不由得垂下了目光。就在这一瞬间,岛村看见那个男人蜡黄的手紧紧攥住姑娘的手,也就不好意思再向对面望去了。

镜中的男人,只有望着姑娘胸脯的时候,脸上才显得安详而平静。瘦弱的身体,尽管很衰弱,却带着一种安乐的和谐气氛。男人把围巾枕在头下,绕过鼻子,严严实实地盖住了嘴巴,然后再往上包住脸颊。这像是一种保护脸部的方法。但围巾有时会松落下来,有时又会盖住鼻子。就在男人眼睛要动而未动的瞬间,姑娘就用温柔的动作,把围巾重新围好。两人天真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使岛村看着都有些焦灼。另外,裹着男人双脚的外套下摆,不时松

开耷拉下来。姑娘也马上发现了这一点,给他重新裹好。这一切都显得非常自然。那种姿态几乎使人认为他俩就这样忘记了所谓距离,走向了漫无边际的远方。正因为这样,岛村看见这种悲愁,没有觉得辛酸,就像是在梦中看见了幻影一样。大概这些都是在虚幻的镜中幻化出来的缘故。

黄昏的景色在镜后移动着。也就是说,镜面映现的虚像与镜后的实物好像电影里的叠影一样在晃动。出场人物和背景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人物是一种透明的幻像,景物则是在夜霭中的朦胧暗流,两者消融在一起,描绘出一个超脱人世的象征的世界。特别是当山野里的灯火映照在姑娘的脸上时,那种无法形容的美,使岛村的心都几乎为之颤动。

在遥远的山巅上空,还淡淡地残留着晚霞的余晖。透过车窗玻璃看见的景物轮廓,退到远方,却没有消逝,但已经黯然失色了。尽管火车继续往前奔驰,在他看来,山野那平凡的态度越是显得更加平凡了。由于什么东西都不十分惹他注目,他内心反而好像隐隐地存在着一股巨大的感情激流。这自然是由于镜中浮现出姑娘的脸的缘故。只有身影映在窗玻璃上的部分,遮住了窗外的暮景,然而,景色却在姑娘的轮廓周围不断地移动,使人觉得姑娘的脸也像透明的。是不是真的透明呢?这是一种错觉。因为从姑娘面影后面不停地掠过的暮景,仿佛是从她脸的前面流过。定睛一看,却又扑朔迷离。车厢里也不太明亮。窗玻璃上的映像不像真的镜子那样清晰了。反光没有了。这使岛村看入了神,他渐渐地忘却了镜子的存在,只觉得姑娘好像漂浮在流逝的暮景之中。

这当儿,姑娘的脸上闪现着灯光。镜中映像的清晰度并没有减弱窗外的灯光。灯火也没有把映像抹去。灯火就这样从她的脸上闪过,但并没有把她的脸照亮。这是一束从远方投来的寒光,模模糊糊地照亮了她眼睛的周围。她的眼睛同灯火重叠的那一瞬间,就像在夕阳的余晖里飞舞的妖艳而美丽的夜光虫。

叶子自然没留意别人这样观察她。她的心全用在病人身上,就是把脸转向岛村那边,她也不会看见自己映在窗玻璃上的身影,

更不会去注意那个眺望着窗外的男人。

岛村长时间地偷看叶子，却没有想到这样做会对她有什么不礼貌，他大概是被镜中暮景那种虚幻的力量吸引住了。也许岛村在看到她呼唤站长时表现出有点过分严肃，从那时候起就对她产生了一种不寻常的兴趣。

火车通过信号所时，窗外已经黑沉沉的了。在窗玻璃上流动的景色一消失，镜子也就完全失去了吸引力，尽管叶子那张美丽的脸依然映在窗上，而且表情还是那么温柔，但岛村在她身上却发现她对别人似乎特别冷漠，他也就不想去揩拭那面变得模糊不清的镜子了。

约莫过了半小时，没想到叶子他们也和岛村在同一个车站下了车，这使他觉得好像还会发生什么同自己有关的事似的，所以他把头转了过去。从站台上迎面扑来一阵寒气，他立即对自己在火车上那种非礼行为感到羞愧，就头也不回地从火车头前面走了过去。

男人攥住叶子的肩膀，正要越过路轨的时候，站务员从对面扬手加以制止。

转眼间从黑暗中出现一列长长的货车，挡住了他俩的身影。

前来招徕顾客的客栈掌柜，穿上一身严严实实的冬装，包住两只耳朵，登着长统胶靴，活像火场上的消防队员。一个女子站在候车室窗旁，眺望着路轨那边，她披着蓝色斗篷，蒙上了头巾。

由于车上带下来的暖气尚未完全从岛村身上消散，岛村还没有感受到外面的真正寒冷。他是第一次遇上这雪国的冬天，一上来就被当地人的打扮吓住了。

“真冷得要穿这身衣服吗？”

“嗯，已经完全是过冬的装束了。雪后放晴的头一晚特别冷。今天晚上可能降到零下哩。”

“已经到零下了么？”

岛村望着屋檐前招人喜欢的冰柱，同客栈掌柜一起上了汽车。